

TO G LASSES

世界另类文学龙虎榜

MUCKRAKIN G

WORLD

L I T E R A T U R E

女 人 们 (上)



从那个时候起……我似乎觉得有某个人可能敢……我寻找，我观察，我聆听，我翻开书籍，我读，我一遍又一遍读……可是没有……不是真的……这件事从没人谈起过……不管怎样，不是公开谈到……隐语，雾，云，影射……从所有那个时候起……多长时间？2000年？6000年？从有资料的时候起……某个人应该说出来，说出真情实况、被人相信的、可以杀人的情况……但是。什么都没说，几乎什么都没说……神话、宗教、诗歌、小说、歌剧、哲学、合同……好吧，的确，有几分勇气……但是，总而言之，整体很快倾向于夸张、扩大、神经质的罪行、效果……没有任何东西、或者几乎没有任何东西来说明原因……原因。

世界是属于女人們的。

用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属于死亡。

在这个问题上，大家都在撒谎。

读者，抓紧些，这本书是陡峭的。你不要半途就感到厌烦了，注意。书中将会有细节、色彩、靠近的场景、乱糟糟的东西、催眠状态、心理学、狂欢节。我在写一位前所未有的航海家的“回忆录”，他是几个时代的揭示者……揭示了起源！探查到了秘密！用爱克斯光拍到了命运的照片！揭开了大自然的神秘的面纱！错误的、幻想的、紧张的庙宇，深藏起来的谋杀，事物深沉的底层……自从我在这个马戏团里被制造出来之后，我玩够了，感到无聊得令人发疯……

世界是属于女人們的，只有女人，她们一直知道这个，她们一直不清楚，她们不可能真的清楚，她们感觉到了，她们预感到了，这个就是这么组织起来的。男人们呢？渣滓、假领导、假神



父、勉强凑合的思想家、卑鄙无耻的人……被愚弄的管理者……骗人的肌肉，被替换的、被代表的力量……我要试着讲一讲这是怎么回事、这是为什么。假如我的手跟着我、我的胳膊不自行落下去、我中途不累死、尤其是我能够说服自己的话：这是针对某个人的揭示，同时，我又几乎可以肯定它不能击中任何人清算？没错！精神分裂症？怎么回事！偏执狂？好多了！

机器使我发疯了？同意！厌恶女人？这个没有力量的词语。厌恶人类？您开玩笑……这里，在这些书页当中，我们将比古代的、前天的、昨天的、今天的、明天的、后天的所有知名人士走得更远……在高度、宽度、深度、恐怖程度，并且在旋律、和谐、曲折方面要远得多……

我究竟是什么人？没什么关系。最好还是呆在暗处。黑屋子里面的哲学有……我只不过请为这本书签上大名的作家和我讨论某些观点……我为什么选择了你呢？因为人们憎恨他。对于整个事件我了解，作过调查，我需要一个相当知名、又确实受人憎恶的人……一个感到怨恨的人、水源被毒化的技术人员……我在这上面有自己的看法……一种形而上学的理论……您会看到的，您会看到的……为什么使用法文呢？传统问题……法国人、有些法国人最后对我要描写的舞台知道很多事情……并且他们的好奇心非常强……好像主要的幕后活动是在他们那里就近安排的……此外，就像当今所有的事物一样，这继续下去、变得越来越穷……一面是变化的，另一面是火星照命的……

我从一个基本的观察出发。如果您在这里，眼睛睁开看着这些文字，这就是说您已经出生了。生下来是男还是女？他或者她？活动开始了。您不是一个性别，就是另一个性别，至少看上去是这样的虚假的表面？Lecosefallaci……您知道得不确切。我说得很清楚：不明确。无论如何，您在这里。并且，您也不知道为

什么。不，不，这涉及的不是早就被科学击破的爸爸妈妈泄露出去的古老的谜语……福克纳，还是他，在本沃森，1930年春天：“抱歉，我没有照片。况且，根据我所了解到的，我也没有拥有照片的企图。作为传记，不要对让人讨厌的人说任何东西这对他们有什么用处呢？告诉他们两年前日内瓦会议时，一只钝吻鳄和一个女黑奴生下了我，或者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吧。”这个人有经验，很坚决……我要暗示的一切，就是您不可能估量您的口袋……您在里面吗？在那里？在里面？在您的身体里？您的思想在一个身体里？一个季节在身体的地狱之中，一下子又跑出了身体？在虚无漂渺的世界中？兰波说：“我在那边看见了女人的地狱。”……他到底看见了什么？Tobe？Nottobe？地狱？我们要重新发现地狱，这是在节目之中的。顺便还带有某些柔情蜜意……好吧，是从哪儿来的这所有的一切呢？来自母亲？母亲？上帝一母亲？啊，这个女人！这个女人在这个男人之下！普遍存在的细胞，今后用药丸制成的大电池，永久的嘴巴……伊西、阿尔特米、阿芙罗迪特、迪亚娜，埃卡特！西贝尔！德美特！马特！阿特娜！热阿！热奥瓦！皱眉，掐捏，保险别针，金字塔，神圣三角区，三角洲！

卡特来了，带着她那顶奇特别牛仔帽。她现在自以为是一位女骑手。脑袋里装满了女人和又女人的史诗。“我们女人……”可以感到她在不停地考虑这件事，受到刺激、感到疲倦和恐怖。她很固执。她感到痛苦，却把它隐藏在一直“健康”、欢快、坚定的姿态下面……特别是没人觉察：其生活的组织只不过是晕眩与害怕。不断地欺骗，说谎话。对她来说，隐瞒是第一属性、是本性前面的一个属性，是自发的保护措施、是一层薄纱（其含义就是当人们说车轮被罩住了时里面的意思）……我看见她轻轻地咬住牙齿。她要靠近我，我是头号公敌，黑名单上的第一个；我





所清楚的事情太多了，多了十倍；我从内部得到情报……她吻我，开始了诱惑的老一套。力量的关系……我看着她。她非常疲劳，从漫长的一天的工作当中走出来，旨在突出她的权利、用一连串没完没了的鬼脸来表现自己；任何地方都是这样的，在报社、在新闻社、在反动—进步候选人的记者招待会上，她作为进步—反动分子，必须装作认为这位候选人是温和的反动派，或者类似的人物。

她的皮肤油腻发亮、乳房垂吊、肚子滚圆，就像怀孕了一样，又总是把肚子缩进去一半似的。是肝吗？

“你明白，我亲爱的，任何位置你都不会留给女人們的。”……老一套又开始了。她等不到五分钟就放上了唱片。一会儿功夫都要算数，每一个局势都要利用。以无对无。我偷偷地观察她。她们真的疯了，完全地、彻底地、系统地疯了。眼睛里的那种微弱的光是铅灰色的、专注的。她任何东西看不见，也听不见。然而，我约她见面的星形广场附近的酒吧间都是舒适的，舒服的皮沙发、低矮的灯、歌剧中的轻柔的曲子……不，她心神不宁，一动不动；像是在梦游。她被她的欲望吸引了、吞噬了。

“你知道，我常常自己问自己你在想什么问题、你要做什么。而且我立即就知道我必须思考、或者做与其相反的事情。”……说完了。我向着她和她的关系网，绝对疯了的那种公马……

在这之后，最奇怪的就是她好像认为谈话可以继续下去，就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似的。更有甚者：有人说她的邪恶需要这种咄咄逼人的开场白。没过多久，在还是对我讲述了最大量的废话之后，在说了她马上就要见到的朋友们的尽可能多的坏话之后，在试图从我这里强行索取她认为对她将来八天或者两个月的生涯颇为重要的几个情报之后，她突然朝我俯下身来，使我感到了她那已经充满酒气的喘息：



“你看，有更多的一些事我能告诉你……一些事情……但是，这需要时间……要让我习惯……可能两三天时间吧……”行了，旅行的招数！这从来不会失败……她最后总是提议旅游……出去转转……以便更好地回来……去埃及、去希腊、去罗马、去威尼斯、去印度、去新加坡、去摩洛哥……只有一个周末……三天、八天……让我们呆在一起……让我们不再分离……旅馆，面对面，床挨床，散步，吃饭，博物馆……然后可能，第二天……下午将尽的时候……买了几样东西之后……一双鞋……一只戒指……一个手锡……一串项链……融为一体……任何的话题我们都在谈，确实无话不谈……事情会办的……就是结婚呗。最后总是回到这个地方：让我们安顿下来，让我们使夫妻关系合法化，让我们照章办事，让这只成为一种分享的气氛……意见一致的气泡……透明……共同的胎盘……生活中的小事情，有点恶心，都是那么感人，真实的事情……因此，在这里，她将告诉我所需要的东西……威胁我的东西……劝告……其他人准备做的事情的确确在反对我，一些流言蜚语，背着我搞的一切阴谋诡计……我非常着急、想要知道的细节……在这种震动之下，我有些消瘦了。我的反感不能让她觉察到。相反，我马上去……我抓住她的一只手，弯下腰，在她的脖子上轻轻地吻了一下……没什么……然而，我却是那么低三下四……

“当然，应该计算这个。”……

我觉得我说话的语气有些软绵绵的……缺乏应有的热情……她会觉察的……不，出于原则，这些是一个女人永远也察觉不到的……她受到经得起任何考验的、极大的、宇宙的自我陶醉的庇护……或者，她提前在所有的局势中沮丧消沉了，或者她被正在活动的注定的命运说服了……况且，往往还是正确的……震动，通灵术最后总会使体积变化，抛出一种命运、一种不适，无论在

场的男人是谁，最爱搞同性恋的，最职业性的也罢……更好啦！母亲效应……窃取的因果效应。总是不是全部、就是什么也不是，从来没有可能……她希望我要她，她甚至没有想到我不要她……至少……的确不清楚……她也许察觉到我后退的动作、我有所保留的态度……我嘛，这部电影我已经快速地看完了……旅店、园林、树下的桌子、河流、床、浴室……不管怎样，最初的时刻是激动人心的，我的手伸进她裤子前面的拉链里面，手指在开口当中……她呢，她是那么自信……信她们自己……开始濡湿了……

那么，她会干什么呢？闭着嘴，门牙有些松动……我点上一支香烟，把杯里的酒喝完，我结结巴巴地说有一个紧急的约会……她一下子向后挺直了身子……我又在已经沉重的档案中加进了一个过分否定的记载……菲德拉的故事……愤怒的拉辛的流言……亲爱的，再见，我们电话联系……我出来几乎是小跑着……六月的芬芳的晚上……

我还真有约会，但不是我说的约会……塞德给我开了门。总是那么干净、准时、谨慎……关键在于不要说话，直接做爱……她在黑裙子下面一丝不挂，马上就干事……完事之后再说话……这全然不同……一旦以肉体的形式产生了危机……消除了误会……模仿、宣泄出来的不可沟通性……她明白这个，她接受了这个节奏，我并不了解她，或者近乎……这就是今天的自由……分离，设置密封的隔板，缄口不言，永无承认，尤其不抱怨，改换装饰……使场景翻番，匆匆浏览，通过……这就是我在纽约那么喜爱的东西……随时都可以换个地方浮动的空间，距离……抬起胳膊，一辆出租汽车，天色晚了，别处还是中心……这时候在巴黎……两三个热闹的景点，然后就是周围的地区……外省、外省，隐伏着监视，到处都有……一种环境中产生的、心理上的威

慑的制动力……这里的人们极少过着可以称之为生活的日子……可以说生存……这不一样……塞德十分幽默，同时又很凶猛……她赞同喜剧……使人产生快感的影片……有效的手段……魔术，2000年艺妓调侃的风格……黑色长筒丝袜，吊袜带，不穿短裤，嘀嘀咕咕的前言，断断续续的淫言秽语……事情全部过去……有一天，我得创立嘀咕的理论，写一篇论文，寄给我在大学里的朋友们，我将说明什么样的……轻柔的区域，空洞的、无缘无故的语言……过时的、蠢笨的、使人心乱、最终使人心乱的轮廓……不是吗，虚伪的男读者，清醒的女读者……我看见了色情影片的观众……一些单独的男人们，难为情、浑身感到沉甸甸的、受到困扰……此外有几对男女……假如他们是四个人，他们就笑……他们不得不这样做……好像为了说明他们那个角落里任何事情都没发生，特别是不要来搅合进去，这些玩意儿是为了取乐的，是可笑的……今天被压制下去……在反面……即使画面在那里，十分露骨、极不协调，暗地里产生作用；但还是促使他们开玩笑……他们逗留的时间不很长，就稍微弓着腰、若有所思地走了……或者，此时，我望着那边的两个人……她靠在他的肩膀上睡着了……他像个好学生那样看完了整个片子……她睡着了……现代的讽刺！这与她无关……她等着这些过去……她的男友把一切看得清清楚楚，脸、大腿、屁眼儿、鸡巴、卵子，从前面干和从后面干，嘴巴，龟头上图像清晰的嘴唇，滴答在腰上或者乳房上的精液……勇敢的演员们……那么认真，以致这只能增加普遍的失望……一些奇怪的招式不时的在出现，还是闪电，幼稚……不过，说到底，从来没有过真正的偏差、失当……没有丝毫差错……一切像木偶似的进行着……一边是图像，另一边是录音带……倘若这是真的，就是说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的话，这将会被禁止……当然……今后，犬儒和幼稚将成为两个重要的成分……



女人们

现实主义和愚昧无知……废除死刑，强烈的妇科主义……男性在旋风之中就像在半圆形竞技场上的——匹马……做事或者打扮得潇潇洒洒……或者还是在另一边，同性……黑色的骚动，闪亮的男性同性恋者……这是一回事……

我在黑暗里看着塞德。她现在全身赤裸，只穿着鞋……她这样很漂亮，金发，最近在南部的住处晒黑了她的皮肤……她跪着，喂我……时间很长……我们进入普遍的机械运转之中……我清楚这里使她感兴趣的东​​西，心里的时刻，内部的抽象的统治，无声占有的仪式，焦点的瑜伽……不知我是不是可以坚持得住，怎么坚持……这使她情绪倍增……我躺在长沙发上……她继续吸吮……我总是听见第一次她对我说过的话：“混蛋，你想让我喂你？”……夜里，在公园大道上的出租汽车里……吃晚饭的时候碰了碰膝盖，我刚才像这样吻了她，几乎是出于礼貌……现在，在她家里，在巴黎……她说话从来就是非常直接的……一种借用的、不重要的语言……英国女人们……单词掷地有声……自由的波……透明的发射物……语调很快变得生硬……我觉得知道她在对自己说什么……一个吸血鬼的故事，死亡的滑梯……抬高声音说出的“喂”这个词儿……她为什么对我这么做呢，我的意思是说：作了交换，没有任何的要求？每一次，我都等着她向我提出她的价钱……甚至不直接提出来……这里，那里干预一下，帮个什么忙，要求进一步密切关系，通常的程序……不，她没提出任何东西……一切都是光滑的、火热的、冲动的，好像只有这种时刻才是重要的……或许还有过一两次……为了形式……不……这是没有根据的……或者，她进行长线投资……这种把戏我随她去玩……时间长了，她一定和我一样会感到厌倦……艳遇聪明的一面就来自这里……她将迫使我感到快感，从而自己达到高潮……她骑在我身上，痉挛发颤……全身抖动……她把我穿上了，印地

安人说：“昆达利尼”，她的敏感之处使我感觉到了，她的神经之蛇，从盘成一团的基部一直到顶部，并带有彩色动力的回返……量子的彩色动力学，今天和明天的物理学……基础的弹性，挥发掉的物质，更加强硬……还有静止不动的灾难！……一些“色彩”……一些反色彩！整个一个要生活的光谱……皮层、脊髓，在反面寻找波动……我们现在处在世界、反世界之中……塞德却在那里，在随波逐流的木筏子上跳舞……她又向下移动，嘴巴的动作开始加快了，把我拉下来……这不，我走了……我让她通过……她吃我……爱情……我的全部被她吃掉了……电子、质子、中子、光子、轻子、介子、强子……甚至还有保证感情相连的新来者，胶子……她从一面到另一面摇晃着实体……原子的鬃毛……好像她直接地、我思故我在地汲取营养……她喃喃地对我说：“是你的头脑刺激我。”……在我的头脑中她的重新构成的形象已看不见了……她完全受到了启发，她瘫倒了……现在，躺下，睡着了……今天不谈话了？我起来，轻轻地穿上衣服……她友好地发出微弱的哼……哼声……我在黑暗中找到了房门……来到寒冷的楼梯上……

应该习惯了……世界改变了基础，况且，最好是说，在这个过程中，永久的基础改变了世界……麻醉下的手术、移植术、改变循环……这像一个时期的气氛那样不知不觉地开始了……某些灾难，爆炸、战争、两三个危机的加剧，然后，缓慢的、顽固的浪潮淹没了一切、带走了一切……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十五年前？二十年前？也许在最近完成的最后的就位之前，已经很长很长的时间了……可能在封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前一直这样……我不知道。我不再知道。有时，我感到那么无聊，以致我似乎觉得没有任何的办法……这不是荒谬、毫无理智、最近文学上的陈旧的东西，不是；恰恰相反，这是一种无法忍受、不能分享的明



晰，是关于鸡与蛋的绝对的理喻……深知底细后的忧烦……浪漫的情调一点也没有说到底，没有任何悲剧的色彩……什么也没有……物换星移，新闻的重复……灰色的电视、报纸、广告、梦游一般的队伍、揭幕仪式、辩论、结束语、要求、宣誓……对任何东西他们似乎都不怀疑……年迈的黑格尔说：历史结束的时候，死神将过着人类的生活……好啦……预言应验了……我呢，回到家里，在桌子上，写着这些句子……是死神在望着我吗？是死神在涂满这些纸页吗？也许是吧……不管怎样，这是辛苦的一天……现在，在我的窗前，夜已经完全降临了，宛若蓝黑色的帘幕……我听着“十分柔和的羽管键琴”……Das wohltemperierte Klavier……佐扎娜·鲁兹科娃……个捷克女人……好极了……细腻、强劲、详尽、厚实……女乐师们……我想拯救的只有她们……女歌手们、女钢琴师们、女羽管键琴师们、女小提琴师们……我想到了那个黑头发的小女人……路易丝……以前，我们总是在周末见面……她常常工作……又弹了，又弹起来了……斯卡拉蒂、海登、莫扎特……她的双手、她的侧影、飞舞的指头、轻柔摇晃的胸脯……她的弹奏我可以听几个小时……我们略微调情，没有过分的举动……各种细微的变化……温和的温度……

是的，夜晚来临了，另一个世界升起来了。坚硬、犬儒、不识字、患有遗忘症、无缘无故地旋转……展开、平铺着，好像人们取消了前景、逃遁的那一点……最奇怪的是这个世界上活着的死人是建筑在“先前的”世界之上的……他们的反应、他们的感觉、他们的头脑都是“先前的”……由此产生了消沉、解体、自杀……心……的入侵……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美国人已经拥有了这些，是与社会安全并驾齐驱的……shrink……“使变得狭窄的东西”，模子……内部的 jivariseur 被解释过的、双重的生活……到处都有良师，什么病都请精神病科的医生，顽固地控制着一丁

点狗样的心理状态……让每个人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局限性吧，一堵水泥构筑的墙；就象征着现实在坠入深渊之前，让他感觉到护身符正在变成多余的东西吧……自由采取行动的胜利……适应各种情况……像人们知道的那样，在东方，治疗可以说有在野蛮中落户的倾向……资本主义对您的隐蔽的妄想感兴趣吗？……社会主义也是这样……您的钱对我很合适……您的思想使我感到不自在……您的头脑是脆弱的：我们不在时，不要思考，和我们呆在一起；希望您成双、取得助教学衔、聚居、被拦腰抱住、被制服……为了什么？为了什么人？为了科学？为了社会？为了人类？为了进步？不是，是为了崇拜……为了收割下蛋机、家庭的光明……调整、操作、阴影中的点点火苗……任何地方都是一样，老生常谈，陈词滥调，加上或多或少的金钱和方法，就是这些……然后是化学……在此人不充分尊重寡妇的情况下……Thewidow! Diewitwe! LaViuda! LaVedova! 儿子们和女儿们的梦想……总是感到比姐妹们更姐妹们的兄弟们……最后的透明度，排除原始的罪恶……起初她在那里，丰满、和谐、有乳汁、强壮、优美，任何东西都不缺，为了一尘不染的好处，所有的都与她有关……自我孕育，自我管理消化……自始至终存在着，并将继续存在着物质和物质的精华，物质精华的物质……没有污点的大自然……然而它被污染了！是谁污染了的呢？某个人，看看吧，染污者、怀疑者、含沙射影者、令人不安者……说到这儿，请注意：下面这一条教条是最人抵抗力的：令人恶心的、奴颜婢膝的介入损害了纯贞的东西……谈不上纯洁无瑕了……荒谬可笑！罪恶将被熄灭，毒化将被压缩到最低限度，喜欢闲逛的男性生殖器的责任将成为相对的……需要新的、不断的沉沦、事故、小困难、误入歧途、强奸、脱轨、撕裂、感染……外部的病毒……没有这些，是的，任何东西就都不存在了……人们就不能在这没完

没了的修理的意义上使影片转动起来了……我回想起在圣-托马斯达甘教堂举行的玛丽·泰雷丝的葬礼……在场的都是一些有关的所有上等人士……自由思想者的集聚……作弥撒时，他们的样子那么可笑，就像短颈大口瓶中一群抹香鲸……局促、别扭……这种宗教服务为什么现在还有呢？外加所有这些排场！头等车厢、鲜花、女歌手、大提琴、风琴。我嘛，我知道……给我的讯息，死后的……最后的挑战……直到那里……甚至到了向平平常常的神甫听写训诫、挑选《圣经》中要阅读的段落……《启示录》，确实……还有圣-约翰的开头，并且详加说明：要说“圣经”，不要说“圣言”，我们之间的争论……起初，是阳性还是阴性？在法语中，必须选择……是《圣言》还是《圣经》？是一个意思吗？根本不是！直到死，没什么可看的了！她把癌症带到这个极限上……直肠中持续的、难耐的疼痛并没有在这一点上战胜她……她可能会死去，但反对我却一反到底……我不爱她……她使我厌烦，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已经散发着死人的气息了……不是使人硬起来的活死人，是死亡的、发霉的死人……她实在是太胖了，还矫揉造作……我和她做过一次爱，后来还有过一次，因为我喝得太多了，软软塌塌的，以后就再也没有过，不可能有了……她在疯狂仇恨的震颤中紧贴在我身上……我躲着她，她对我就非常的怨恨……她组织过一些晚宴，我总是在宴会将要开始之前摆脱掉……通过气压传送的信件……通过电报……通过有人中转的电话……她继续……女人们的现实主义，她们的犬儒主义……一切都是可以得到的……“得到的”。她们作好了准备，可以付款、雇用、腐蚀、协调局势……当肛门深处的力量在她们身上爆发出来的时候，谈不上任何的道德的廉耻……一点趣味也没有……纯粹的暴力，疯狂的……碰壁的要求……她对我的一位朋友说过：“我等着他处境十分低下的时候来得到他。”……必要

时，她能使我潦倒……以便收留我……用照顾来结束一个病人的生命……荒唐可笑……人们清楚，这是她色情主义十分独特的方面之一……诊疗所方面、医院、收容所监狱、郊区、停尸房……她梦想着指导我、指挥我，为我组织场面和影响……作为交换条件，举行招待会时，我非得在场，在壁炉右侧，靠近木柴点燃的炉火……我穿着礼服……说得过去……令人厌恶……愁眉苦脸……使人畏惧……酒醉不醒……咄咄逼人……才智横溢……无法接近……没有关系……她说就是因为我的原因，才造成了她的不幸……现在，一口棺材……神圣的文章……《圣经》……反对《圣言》……Aufinish!《圣言》有的是时间……但是现在，它不在了，越来越不在了，没人再为它服务了，真正的灾难……《圣言》，不是“名言警句”……Das Wort……被制服了……不是 der，不是 die……Das! The Word……反对 El Verbe! 肉体的! Verboun! 人群在中间的道路围着灵柩台绕圈……上流社会的左派，大部分是犹太人或者是无神论者……泥瓦工和泥瓦女工，他们那类似石英、有点呆滞的、深沉的眼睛……究竟怎样使用圣水刷子我面前的那个人却不知道，他手中拿着天国的阳具，这还是头一次……可能，这玩意使他感到恶心……这不，他把它递给我，从而摆脱掉了……我拿着沾着圣水的铅做的小骨头划了个十字……如此这般，后面的人只要跟着我学就行了……永别了……我看见卡特在一排人中间……她后来对我说：“你那副样子，真的……我几乎想去安慰你，总之，这一切并不是那样令人可怕……”用的是“我的小可怜儿”那样的声音……和往常一样，她没觉察到任何的东西，什么也不明白……实际上，我觉得这一段是可悲的……虚假得令人害怕……悲怆的，同样……甚至应该认为死亡是毫无意义的！在顺序之中……早上好——晚上好……涌来一代又一代……宇宙的建筑……出生，死亡……人们知道……针对此事的

循环……这所有的一切他们认为是正常的，这并不使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没有评价，没有令人震惊的真理，特别是没有震怒之日……男人们、女人们都准备好心安理得地滑进自己的骨架中去……没有恶梦……没有喊叫……睡眠者……朦朦胧胧的忧虑？轻微的咬伤？您听见了吗？没有……虚荣心，麻烦事……上床……

紧张的时刻……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人们以为处在一场未曾爆发的战争之后，正好在一场不会发生的战争之前……没有必要……要发生的已经发生了，要发生的已经发生了……我头一次觉得真的扣上了一个扣子……同样的场面，不过是从上面看……从边上……从另一边……还是有可笑的事情……沃茨事件，安德烈阿的自杀，卢茨的谋杀案，福尔斯的倒台……这发生的一切是在这几个月里，就像一次连续不断的地震……在巴黎的中心，在权力的中心……制度的变化……一些老朋友……假如需要全都说出来的话……否定的分支……阴谋的神经系统……腐化堕落的通告……罪恶的通道……这样的作家我可不是，他们创造出一种应时的异国情调，躲在落入俗套的景致后面……退避到追溯既往的、地区性的、寓意的、神秘的童话中去……不，不，直入主题，当场并马上直插正在跳动的五脏六腑！魔鬼附身的人……弄虚作假的技巧……我们心自问那些人、他们是怎么干的，这里来一片沙漠，那里来一根外省的毛，摩擦而过，拖延，波动的从句，虚拟式的未完成过去时，大家都满意，没有发生任何事情，这可以出卖……他们在“本周的畅销书”栏目中互相监视……大吃一惊，在知道……的周刊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在那里“发表意见”……最优秀的人物……像广告中说的那样……三四棵棕榈树，刺眼的太阳光，一个小姑娘在沙丘的后面，被占领的巴黎混乱的气氛，一个不敢说出名字的爱情，森林中的阳

台，扶着我，我昏过去了，我在作梦……这是为了文学……文学应该老老实实、正确无误、麻木不仁、脱水十次，别处，另外一次，有过一次，是彩色的……至于“评论文章”，当然，这是一些“伟大的论战”……社会主义能与自由并存吗？能，不能，真的不行，可能吧……科学的前途是破坏性的吗？从一方面来讲是的，但不只是这样……上帝回来了？母性移注了？父性接种了？夫妇更新了？毒品的隧道？我们和你们一样，你们知道吗？成公斤的，成箱的，夜间的卡车，招贴画、T恤衫、市场、电器商店！到外省去巡回，签字，当地的电台、电视台，报告会连续不断，思想家思想过了，历史学家改变了看法，学问家开始怀疑自己……好吧……唯一的从来没有争论过的事情就是：为什么是您：会说话的两条腿的动物，在这儿？您认为这种现象真的必要吗？为什么是您，而不是另外一个人，或者什么都不是呢？为什么必然高谈阔论呢？为什么非得不得不一切代价挽救您的母亲理想的形象呢？呸……刹车……冷冰冰的沉默……生物学上的难题……麻木……禁忌……黑洞……像是大自然被人从深处干扰了……像是有人切断了纬线……

弗洛拉是对这些有所了解的女人……在锅上，准备，草，曼德拉草，女巫师们冰冷的稀粥……我是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气氛中认识她的……正值动乱时期……人们完全以为这次好了，大火彻底燃烧起来……身材矮小，黑头发，行动迅速……眼睛特别是蓝色的，闪烁着略显乳白色的光，无与伦比……个人的政治……阴谋的克娄巴特拉，——乱糟糟的王后……西班牙人，无政府主义者……同时神秘地潜入到各个地方，议会，报纸，哲学家……术语……硫磺色的声誉……两三本酸涩的书……我嘛，我滞留在极左派的圈中，作出革命者的样子，这是潮流，我想着其他的事情，主要是想着关于莎士比亚的一件小小的工作，不

过，为了不引起人们过分的注意，我不管说什么话都带着坚信不疑的态度……这，我就错了……即时的业余爱好者很快就被发现了，他不合时宜地夸大了事实，他的轻率败露了，他的不负责任，他的来历让人怀疑……我觉得最有趣的是纯洁、强硬的态度……我本能地感觉到这一切一点都不重要，因此避免细致的东西也好……教条主义的语调曾经我喜欢过，我现在还喜欢，在第四度上，喜欢它的形式……在这个问题上我严肃不起来……这是个错误，很大的错误……首先因为这类东西中的幽默没人注意到，其次，因为它还是被人感觉是一种不能容忍的轻浮，一种被宠坏了的孩子的特权……终于使所有的人都反对对自己……信教者，不信教者，右派和左派、富人，穷人，半富和半穷的，道德到最后总是有理……弗洛拉，即使她表面上揶揄嘲讽，还是把这个地区弄了个底朝天……这从前是、现在还是她的要素、她的嗜好、她的呼吸……一切和一切的关系，辩证法的旋风，经济的曲曲折折，几年后的算账，神经官能症对振动的隐藏的压力……因为她，我才开始检查我的直觉、更好地理解事件和信息的舞蹈，并且感觉到一切在地下均可以成立，如同在舞台上，比舞台上更好……直播莎士比亚……更肮脏一些……我是说更有性别一些……我还要谈到弗洛位……让人惊异的性格……难以置信……通灵的……受到启示的……真实的……骗人的……可怕的……迷人的……不过，送上舞台的我还有其他的演员……其他的跳华尔兹舞的女子和男子们……

从我开始吧……还是让我来给你们讲一点我的一生吧……只有这个令人感兴趣，X或者Z的详细的一生……不是“人们”的一生，像亲爱的以斯帖总是说的那样……“你不怕人们想……”“你不认为人们……”“是的，不过人们没有觉察到……”“这里，我十分害怕人们……”对于以斯帖来说，“人们”就是法院……